

曹

薰

鉉

● 選擇界的奇士

○ 在別國的皇冠下

● 起一浪濤上的兒皇

○ 十九路的魔術師

高朝樹 曹薰鉉 著
金榮甲 梁富基 大城 沈定坤 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曹薰铉

(南朝鲜) 曹薰铉 著

金星华 凌富盐 大成 沈定昌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曹薰铉

(南朝鲜) 曹薰铉 著

金星华 凌富盐 译

大成 沈定昌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4.4万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216—00342—X

G·37 定价：4.10元

(照排胶印)



和风·快枪

——记曹薰铉

〔南朝鲜〕 朴治文著

1980年7月12日——这一天，聚集在关铁洞的南朝鲜棋手们都患上了“高烧”病。人人都感到烦躁不安，而在异常的沉寂中又蕴含着一种灼热的气氛。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似乎正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下午六点三十分，紧闭着的棋室大门打开了，不知道谁说了声：“徐交棋了”，立刻，这声音如同一阵轻微的雷声传布开来，透过窗户传遍了四面八方。显然，曹薰铉获得了全胜，达到了一个棋手超越自己已有成绩的目标。

很早以前人们就称曹薰铉是“十九路的魔术师”，那么，现在该称他为“围棋界的帝王”了。早些时候，《围棋月刊》曾向人们提出过一个问题：曹薰铉的实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一切都取决于胜负的世界里，全胜的含意只能是“被打倒的对象”。取得成功的那个瞬间也就是被全部对手当作靶子而来攻击的开

始(成功的那一刻,你就成为全体决胜负者崇拜和追求的象征)。于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象征垮了下来,但是南朝鲜围棋的新篇章也就开始了。然而,曹薰铉深藏不漏,并未被众人视为目标。和他对过局的南朝鲜的所有职业棋手们承认,和他对坐就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强烈的气流”,但这种气流究竟是什么?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

人们总好问曹薰铉的实力在哪儿?是子力强?是布局?是中盘?还是收官?大家不得不面带苦笑地一一摇头。有人若还要问:“是不是哪方面都强啊?”这时会有人说:“大家称他是只燕子”。“这是什么意思呀?”“可能是又快又敏捷的意思吧!”“那么快又指的什么呢?”“嗯,可以解释成一个棋手因其独具的特别的灵感才有的快速吧。”如果各个方面的功夫都不深的话,是不可能在围棋界夺取第一名的。真正的第一的获得者,不仅有万能的实力,尤其要有自己的特殊的棋风艺术品,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也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倘若一名棋手可能有回避打架的倾向,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由于他力量弱或者是有什么人际关系上的缘由。正如高川秀格说的那样:要追溯棋风和艺术品格形成的根源,那最好是从人性的根本上去寻找。

一只鸟儿在高空中飞翔。它既不抖动翅膀,也不乍着羽毛。他不制造旋风,只是无言地顺风漂移。

曹薰铉不是“旋风”。他既不伤害对方,也不破坏对方。他真象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友好地前进着。然而,当对方非常有把握地采取步骤时,他以迅捷的速度狠狠刺疼对方的腰眼,当对方浑身感到紧张时,他却早已跑掉了,眼睛若无其事地望着天空。

曹薰铉是一个腼腆的人。他往往把自己的意见藏在心里,若是遇到不得不吐露出来的场合,那首先会脸红,这真象一盏信

号灯。我从来没遇见过他与别人吵嘴。在不得不吵的情况下，他也只是红着脸，用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嘴里叽咕着转过身去。这也不是说他不顾三七二十一都报人以微笑或者表示赞同任何事情。他在少年时代形成的风格，即只要头脑中瞬间得出了结论就更喜欢面对千变万化，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隐退回他孤独的外壳里。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果断性，也是他在和风细雨中之所以能够保持冷静的常用的手法。

他确实不是旋风，他相对来说远离那些粗暴的打入、破坏的手法。所谓“旋风”又猛烈又迅速，对爱宁静的人是不相宜的；“旋风”又是那么显而易见，容易把自己完全裸露在别人面前，所以对爱腼腆的人是不相宜的。红着脸转身而去的他的冷静，其实就是拒绝无原则的妥协。这一点正是曹薰铉能够获得完美的特有的境界，是别人一点都未觉察到的“快速”构思的动力源。曹薰铉快，这只能感觉到，肉眼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把才气深深隐藏在和风细雨中，一点都不暴露实力。请看图1：黑3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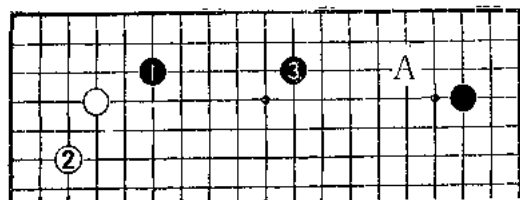


图1

极为平凡而稳健，但是，黑子不在A位守角的构思实际上显示了快速。黑3的位置恰恰是在诱导白方早日打入黑的角地；占据了小目，似乎倾向于取实地，但实际上却不守角，反而从边上争取了先手，从而开始了全盘的战斗——这种能力，在他重要的数次对局中，我们看到他都使用了这种布局。尽管图1很简单，

但通过它可以想象出他心中隐藏的一种“气流”的标志。

请看图 2：1979 年 4 月在名人战挑战赛的第 4 局中，曹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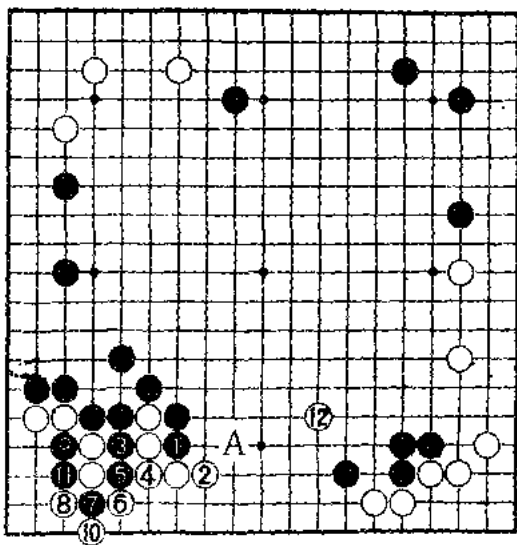


图 2

铉迎战徐奉洙，曹执白。徐奉洙想当然地等着白棋在 4 位连接后，再走黑的好点 A。但是曹薰铉先走了白 2，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结果，原先的白角到了第 11 手落到黑方手中。但是下一步白 12 这一着抢到了率先攻击，使全局的主动权落入白手。细细品味一下，从白 2 到白 12 的结果带来的变化，犹如行云流水般的柔和；但与这种柔和齐头并进的是其超过全盘的速度感，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曹薰铉并不追求华丽。他并不喜欢金杯银杯光彩，也不愿意趋向形态上的任何“美”，这与他心中固有的“害羞”有点关系。

在局后的复盘反思中，他常常说这样的话：“为什么选择难下的步骤而不走简洁容易的路？”“当然应该这样下吧，但是否过于花哨了点儿？还有没有比这更简明的结局？……”

如果让曹薰铉在不下围棋的前提下选择职业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演员”的职业。在没有什么特殊需要的场合他也不穿破衣服，但是，没有必要穿好衣服的时候他也不穿好衣服。如果平凡能带来决胜的话，他会永远走平凡的路。

那么，曹薰铉是不是有点感觉迟钝？这虽然只是我的自问，也令人感到荒唐之极。围棋的本质是以直觉来作判断，一个感觉迟钝者怎么也不可能9岁入段，28岁统一了围棋界。曹薰铉从幼年时代起就以杰出的灵感被人称为第二个吴清源。他从幼年起就摆脱了棋界前辈大师们的任何常识和棋艺的形态美，顽强而无休止地开始了对世界的新的探索。正因为他永远摆脱了棋艺的胜负包袱，得到了无限的自由，使他的感觉和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因而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他初步涉猎了全部世界，但从这时起，他就不知不觉地悄悄收敛起了耀眼的光芒。“太暴露无遗的人不可能是高手。在平凡中才能不断找到新的东西。只有这才是真正无碍的境界吧。”好象曹薰铉是这样想的。

记得有一次曹薰铉和金寅八段争论，金寅说：“为什么要下这一手呢？象个劣等棋手下的……”曹薰铉说：“没有办法，还得那样走。”金寅说：“可是太拙劣了吧，简直没法儿看下去了。”

从这几句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金寅的“美”和曹薰铉的“随机应变”的能力，真是太有趣了。美——它是借以实现围棋志趣的一条道路。它不在乎输赢而坚持艺道，换句话说，是对追求现代派的趋势的巨大对抗。

“随机应变”——这个说法乍一看相当浅薄，这个词本身就

使你联想到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处世术。美本身有优美和丑美之分，要想摆脱至今仍在坚持的美就是一种形态的固有观念，是件极为困难的事。若是没有一种自由感，弹性、灵活性都无从谈起。

曹薰铉的精力太旺盛了(曹感到闲得慌)。请看图3： 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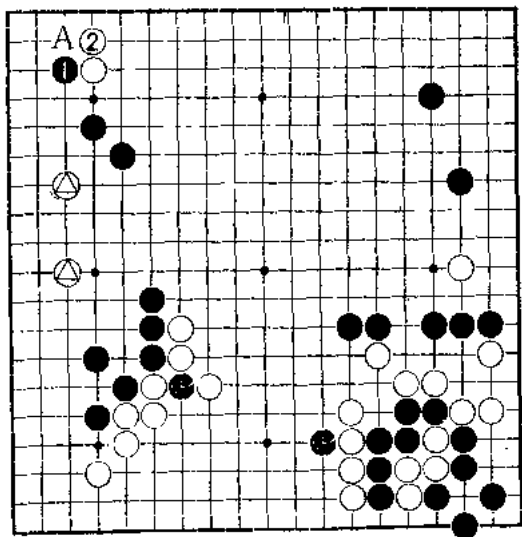


图3

是1979年的棋圣战中的第4局，金熙中的黑棋对曹薰铉白2的迎战。白2看似平常，但这一手正好打乱了黑要攻击白⊙两子的着法。当然，把白2说成按正常下法守角是很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如只是守角的话，下面在白附近的空档里会使白子受到更大的威胁。在这个形势中，白2一子有极重大的意义，但它下这里却又一点都不抢眼。即使当其它着法受到了加倍赞扬时，白

2 老老实实在地隐藏起来，不被人们看重。谁都能轻易地走出这一步，但并非谁都能轻易地走好这一步，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曹薰铉特有的富于弹性的感觉暗暗地在发笑。

曹薰铉样样功夫都很强。在对局作战中，不论什么时候他的战斗性都强。“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和他一交手，即使布局再好也没用，只能被他绊倒”。郑昌铉七段的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击中要害，是肺腑之言，经验之谈。但若仅仅把这句话误解为曹是个好战的棋手因而战之必胜，就失去了其深刻性。他当然有很强的点目数的本领，但要是单论点目数的话，任何一个棋手都能做到迅速准确地判断目数。郑七段所说的“交手”本身并无决战胜负的意思。下棋时始终不为某个阶段的大势所趋、不易觉察的速度感、战斗的胜负、后劲等所迷惑，而能富有弹性地支配自己的自由自在的感觉，这就是他在对杀中虽然失利却总是转败为胜的原动力。“曹薰铉对局不是厮杀而是判断，他只靠判断取胜。”这个评语恰好与这种原动力相吻合。

1979年的棋王战中，我观看了曹薰铉与金熙中六段的挑战赛后有了更深的印象。曹薰铉确实子力很强，但是显不出最后的结果。能确认的只是：曹薰铉不是个使剑的人，而是个用枪的人，而且是使用短枪的名人。

对局的前四盘中曹薰铉是和风。时而轻轻吹着树枝梢头，时而又敏捷地深入敌势之中。接着，当原有的模样被破坏后，对方进行不太精细的反击时，他用又短又快的标枪刺中对手。他是柔和的风，是锐利的快枪。

徐奉洙七段最近与曹薰铉对局时下了非常悲壮的劣棋，好多人还记得这局棋。后来，徐奉洙简单明了地讲述了当时的心境。

“是想要收官。”

收官，这是什么意思？不管到何时，棋盘上子子相连，大局已定，局部形态的变化也差不多了。棋盘自然而然地缩小了。徐奉洙对点目和收官的精密计算等方面并不发怵，他用缩小棋盘的办法使曹薰铉的“速度”化为乌有，判断的视野变得狭小，消磨掉他在腾挪中产生的弹性的实力。

尽管如此，曹薰铉的世界仍然是个未知数。虽然可以用“柔和的速度感”、“感觉的弹性性”等来形容，但不如用金寅的“厚重”、徐奉洙的“野性”、夏川石的“强劲”、郑昌铉的“锐利”等一个词更能鲜明地表达出他的特点。说实话我无法准确地表现他。只能说在似梦非梦的幻境中走进了他的世界。这个梦境中的世界是灰色的，犹如往海底沉啊沉，它翻滚出无数柔和的浪花。

曹薰铉并没有定型，他以其巨大的潜力继续向另一个世界跨越。

目

录

序 和风·快枪

——记曹薰铨

第一部 越过玄海滩·····	[1]
少年时代的皇太子·····	(1)
值得追忆和回味的一局棋·····	(4)
和赵治勋相逢·····	(14)
越过九段的高墙·····	(24)
被变幻所左右·····	(34)
引人注目的开始·····	(46)
在感到陌生的祖国·····	(61)
第一次获得冠军·····	(74)
第二次当冠军·····	(84)
获第三个冠军·····	(95)
局外随想 追忆辨庆·····	(108)
第二部 轰炸时代·····	[111]

并非贪欲·····	(111)
梦寐以求的国手位·····	(114)
同徐奉洙的激战·····	(130)
最大的锦标赛——王位·····	(142)
对局必胜时期·····	(154)
首创三十一连胜·····	(167)
新秀们的挑战·····	(179)
金寅八段的实力·····	(192)
终于获得了“名人”·····	(203)
强劲的侧面·····	(217)
局外随想 木谷先生的视线·····	(231)
第三部 全冠王·····	[233]
解决矛盾之后·····	(233)
报恩的一局·····	(236)
新秀棋手·····	(248)
正相反的位置·····	(260)
没有缘分的棋王冠军·····	(273)
轻而易举·····	(286)
实现“全冠王”·····	(299)
国手五连霸·····	(313)
局外随想 工作和休息·····	(326)

第一部

越过玄海滩

少年时代的皇太子

棋士曹薰铉保持有两项新记录。第一，他是全世界最年幼的入段者；第二，他是棋赛中全冠称霸者。看来，这两个记录目前还不可能轻易地被人突破。

他是9岁入段的。这比日本记录的最早入段者11岁还早两年。而日本的这个最高记录的保持者也不是日本人，而是南朝鲜人赵治勋。日本的几个精英棋手的入段年龄为：林海峰12岁，大竹13岁，武宫13岁，石田14岁。

当然，曹薰铉的入段是在南朝鲜，渡日之后，在日本棋院再入段成为初段时是13岁。可是多数评家在议论棋才时倾向于把曹薰铉放在赵治勋的前边。

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围棋天才的大有人在。

他的全部历史从幼年时代起就和围棋成为一体。他的是非

判断通过围棋而获得，他对事物的认识是通过棋理而发展，围棋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宇宙。

4岁就开始下棋的曹薰铉，棋子是他的糖块，是他的玩具、布娃娃。他一学会下棋就赢了父亲（父亲曹喜儿氏当时是五级），早上在报纸上看了棋谱，到了晚上就可以运用自如，可以说他对围棋有奇特的灵感。

他的父亲因为不能把这个晚年得到的天才送进培育天才的学校而叹息，不得不选择了把曹薰铉送到日本的道路，这时曹薰铉才5岁。四年后，9岁的他一跃成为职业棋手。

曹薰铉年龄太小，对自己是职业棋手一事没有什么意识。当时日本建立入段制度和升段制度已有十年的历史（1962年），但是三个棋士群体也还没有足够的职业意识。

在这样的风尚中，曹薰铉的存在能为日本所知并入了名门，的确是件极为幸运的事。

濂越宪作九段是日本棋界的一颗巨星，他很早就玉成了棋圣吴清源九段和天才的桥本宇太郎九段。濂越九段称呼曹为“可以和吴清源媲美的天才”，高高兴兴地收他为关门弟子。

同一时期，在木谷道场里云集了一批入段前的英才，如石田芳夫、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和赵治勋等，他们少年显示着威风。木谷道场在棋界的正宗地位肯定已经确立。

四年来曹薰铉的立场是独特的。濂越家和本谷家风气不同，师承系统也不一样，因而使曹薰铉居于独特的地位而大放异彩。

本世纪三十年代木谷实和吴清源并肩主导了新布局革命，濂越是吴的老师。早在本世纪最初十年，濂越和铃木为次郎就并肩风靡了一世。尤其是濂越为日本棋院的创立人之一，所以他的发言权和权威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时的濂越已是

74岁的高龄了，但是他面对木谷道场显示的威风，毅然收纳了最后一个弟子，并给予了特别的关怀。

新闻媒介对介绍濂越老师的最后一个弟子——金刚石少年曹薰铉一点都不吝啬。“南朝鲜的神童来日本了！”日本报纸的题目是用了超标号汉字。看起来曹薰铉将如皇太子般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了。到后来的八十年代，曹薰铉有时会陷入忧愁之中，这没准儿就与当时作为皇太子却没能登基有关吧。

1968年的名人战中，二段的曹薰铉在第一轮预选赛中连胜四盘，第二轮预选赛中与六七段对局（其中有工藤纪夫七段）连胜三盘，进入第二轮预选赛时，棋界舆论承认皇太子已成熟。

1971年本因坊战时，曹薰铉是四段，他连破九段的阵势，登极近在眉睫。他早已博得了如今曾连夺五连霸的藤泽秀行九段的宠爱和注目。《棋道》上对三十三胜、五败、一和的少年曹薰铉及时颁发了新人奖。石田芳夫早于他一年、赵治勋晚他一年获得此奖。

1972年，曹薰铉如疾风般地回到了南朝鲜，当时他刚刚19岁零12天。

日本棋院每年发行的棋道年鉴中的棋士栏目中写道：曹薰铉“现正归国中”。他回国后九周年的今天，这一栏目还是写着“现在归国中”。这与原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后被除名的河灿锡成为鲜明的对照。

濂越先生师门的入门棋

1963年11月13日

白 九 段 濂越宪作
黑 授二子 曹薰铉

值得追忆和回味的一局棋

正如人们所知，濂越先生是我的导师。濂越先生1889年生于广岛，1909年到东京，当年升为三段，后为创立日本棋院作了贡献。他热心从事国际围棋界的交流：1958年受紫绶勋章，1967年受二等瑞宝章，门下有吴清源九段和桥本宇太郎九段。

这一盘棋是十八年前，我渡日本三周后的一天下的。

第一谱 现已作古的恩师

在汉城棋坛入段时我还是国立学校的三年级流鼻涕的学生，现在活跃于日本的赵治勋八段是在那里入段年龄最小的一个。而我在南朝鲜的入段记录比他还早两岁。我为围棋去日本留学时，正是我在国立小学上四年级，在棋院里已获得二段了。刚到日本，话也不会讲，生活很不适应，处处感到陌生。当我日语也熟练了，生活也差不多习惯了的时候，却因要服兵役不得不归国了。回来后发现本民族的语言说得不利落了，所以我等于